



7岁的杨振宁与父母摄于厦门,其时父亲杨武之任教于厦门大学。



## 世间再无郑逸梅

郑逸梅是著名掌故家,18岁起便在报章上发表文章,98岁去世当天,仍坚持写完7000字长文《画家潘天寿》最后部分,80年间共发表2000多字的文稿。小说家徐卓呆、姚民哀称他是“补白大王”。学者马大勇、王俊杰则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擅长小品文的名家极多,但我们的主观阅读感受而言,似可推郑逸梅、梁实秋、汪曾祺成就最高,堪称现代小品文的‘三驾马车’。”

郑老去世已33年,《郑逸梅日记》(上海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终于出版,该书的文史价值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一个不同的郑逸梅,引人深思:“小品文”这一发端于晚明的重要文体为何渐行渐远?当代作者为何难接续?那种骨子里的恬淡,如何修炼成功……

### 写稿只是他的副业

“人淡如菊,品逸于梅。”这是南社元老高吹万集句并题写给郑逸梅的对联,巧妙嵌入他的本姓和笔名。

郑逸梅生于1895年10月19日,本姓鞠(菊),家境贫寒,3岁时,“邻居失慎(指火灾),家室遭殃,贫无立锥,便依靠外祖父(郑锦庭)维生”。郑锦庭仅有独子,早逝,郑逸梅被过继为孙,名愿宗,字际云(郑逸梅的独子郑汝德称,郑逸梅过继后,改名为郑隆)。

郑逸梅在自传中说,郑锦庭自幼失荫,没上过学,靠自学“能阅看通俗小说”,受其影响,郑逸梅四五岁便开始识字,小学时,“同学们总是闹着玩,捉迷藏、踢毽子,甚至扭斗,我却读我的书,从不参加”,深得老师赞许。中学时,国文老师程仰苏称赞“我的作文‘简洁老练’,这给我以后写作,不枝不蔓,打好基础”。

1913年,18岁的郑逸梅向《民权报》投了一篇译稿,竟被刊载,且列为甲等稿,编辑亲自写信“如此文章,多多益善”,郑逸梅从此成该报长期作者,《民权报》停刊后另出《民权素》月刊,专给郑逸梅设专栏“慧心集”。

《民权素》派生出《小说丛报》,《小说丛报》又派生出《小说新报》,徐枕亚、李定夷、许指严、贡少萍、刘山农等编辑去各报后,都向郑逸梅约稿,因“我喜欢写短短的小文章,最适宜填补空白面”,一时间,《游戏世界》《半月》《紫罗兰》《礼拜六》《明报》《新新日报》《上海繁华报》《笑画》《小小报》《心声》(半月刊)《快活(旬刊)》《星光》等媒体上常见“逸梅”,时人称为“无白不郑补”。

撰文只是郑逸梅的副业,他的主业是教书,曾自嘲:“爬了一世的格子和吃了一生的粉笔灰。”

郑逸梅主编过几份报纸,最著名的《金刚钻报》,专挑战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小报《晶报》,取“金刚钻能克晶石”之意,该报后成上海小报“四金刚”之一(《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罗宾汉》)。郑逸梅还在担任杜宇的电影公司里工作过,负责给无声电影配音幕。

藏品,友人互赠而来。

工作压力很大。虽年近六十,仍常一天上3节课,回家还要备课,一周仅休一天。1960年,郑逸梅任陕北中学(今上海晋元高级中学)副校长,参加政治学习、行政学习等,常“至十一时始抵家,晚饭枵腹如此,又无从购食,甚感苦闷”。该年2月9日至29日,郑逸梅9天晚9点后才回家,其中5天晚10点后才回家。

生活压力也大。自1955年8月28日起,60岁的郑逸梅频记“晨起购菜”“抱有慧(孙女)”,他的耳根不清净,日记中有“晨起寿梅(郑逸梅的妻子周寿梅)又复噜苏”“午饭后寿梅要侍奉汤药,嫌不周到,予即外出避之”。家务事也让他烦心,1961年1月30日,“又电灯损坏,招一电工修之,化八角,不料被窃一灯泡去,人品之恶劣如此”。

### 四个习惯 滋养出淡泊从容

郑逸梅为何能修炼出一颗超凡的心?从日记看,四点让人印象深刻,即:喜与朋友往来,喜书信往来,喜读书,少抱怨。

郑逸梅的孙女郑有慧说:“其实他老人家一生中最有趣的事情是交友。20世纪30至40年代时,他备了好多本通讯录,以姓氏笔画为序,用查字典的方式来记录。以至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父亲(指郑汝德)又为他老人家编排了一本新的通讯录(不包含60年代之前的朋友),里面登录的新朋友有数百位之多。”

以1960年1月28日(春节)至2月8日的日记为例,两天晚10点后才下班,郑逸梅仍与25位朋友见了面,还参加了一次赛诗会。

1961年,郑逸梅见朋友的次数减少,但往来书信不减。以1月11日至1月31日计,共收信19通,寄信14通,几乎每天都有信。郑逸梅读了《我的前半生》后,认为书中所记傅杰与唐石霞离婚的细节,与自己听到的、史料记载的不符,去信求证,最终因“无法投递”被寄回。

郑逸梅每日必读书,以1954年8月为例,上海天气甚热,郑逸梅甚至“夜极热,裸睡”,但还是读了《石遗室诗话》《花月痕》《辰子说林》《中国文学史略稿》《蝶野论画》《紫桃轩杂缀》《雪生年录》《倏游浪语》《今传是楼诗话》《宋词通论》《朴学斋丛书》《对话》共12本书和唐诗,另有《小说丛报》《中和月刊》等杂志,备课阅读不在其中,还手录了《海庵散记》《海藏楼集》《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补》,这些都在上课、写作之余完成。

《郑逸梅日记》少激愤语,即使下班晚,也只记肚饿,购卷心菜,一次只买二两,亦无论评,月底家中粮食不够,他也只是冷静地记为晚餐食粥。在日记中,常有啖枇杷、啖糖葫芦、啖福橘等“口福得满足”的记录,偶有一次似不满,记为:“啖西瓜,不甜。”

### 突破现代困境 多看郑逸梅

在《晚明小品的现代回响:以郑逸梅、梁实秋、汪曾祺为中心》一文中,学者马大勇、王俊杰指出,“小品”之名,本于佛学,晚明出现一批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它们不只体量小,更重要的在于像佛经那样,“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小品虽略,内含大道。文学上的小品同样,它也承载着文学的本质美,即“性灵”。无“性灵”的精神,即非小品文。

郑逸梅善写小品文,一般认为,“因平时爱读《世说新语》之类的笔记小说,自己也喜仿照那种文体”。

其实,小品文在清代饱受批评,认为“文章衰弊,莫甚斯时”。民国初期,许多作家写小品文,周作人便认为,胡适、冰心、徐志摩的作品近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俞平伯、废名的“雅而有好处”,像竟陵派。林语堂、冰心、施蛰存、刘大杰等都写小品文,可是怎样才能写得更好?

马大勇、王俊杰认为需四点:“第一,长寿,长寿才能观人阅世,其掌故才有价值;第二,记忆力强,其掌故可信度才高;第三,交游广泛,见多识广,掌故的‘面儿’才能铺开格局,而不局限于狭小隅限;第四,存心厚道,叙事论人才能不偏颇,少成见。”

### 郑逸梅恰好契合这四点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主要靠阅读,而信息之上的智慧、趣味、品格、修养等,靠真实的人际交往与个体的悟性。大多数掌故家的记忆力惊人,而郑逸梅自认记忆力很差,事事靠亲历或朋友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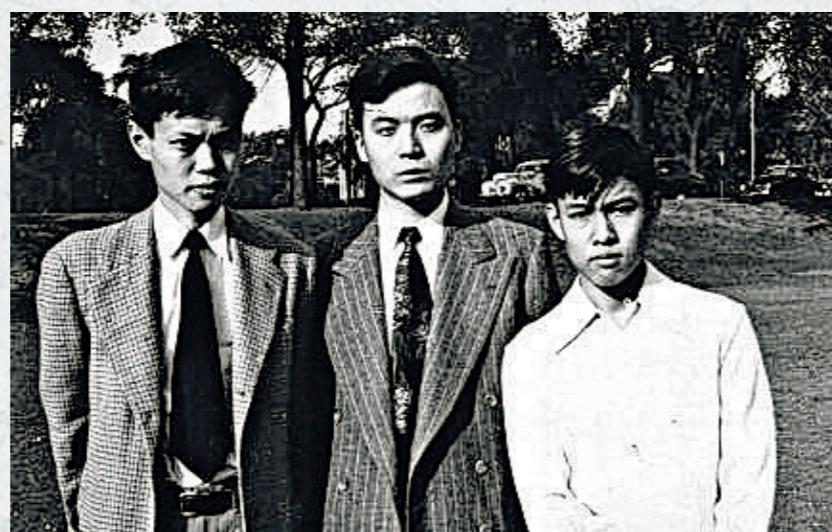
郑逸梅是那种温柔醇厚的老一代人物,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建立了清晰的自我,找到了有趣的心灵,练就了懂美的眼睛,最终汇成内心的仁厚,并以“忍者寿”的方式绽放。晚年很多人问郑逸梅的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别人以为药补不如食补,我认为食补不如神补。”所谓“神补”,即指精神上的,如终日工于心计,焉得长寿?

在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的时代,真实的人际交往正在萎缩,有信息而无智慧,有情感而无仁厚,渐成现代人难以逾越的困境。而这本书堪称一剂良药——不论生在哪个时代,不论遭遇多少艰难,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淡泊、从容和意义。

唐山



《归来仍是少年》书封。



左起杨振宁、邓稼先、弟弟杨振平,1949年摄于芝加哥大学。

种美与真的体现,物理学之于他并非无生命之物,而是一种自具艺术价值的审美享受。杨先生其实是一位时代的幸运者,诚如他本人所言:“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所以,杨先生说他“似乎生逢其时,总是在事业转折之际,走入了合适的单位”——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让杨先生具备了做科学的研究的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也同样是天时、地利、人和,最终成就了杨先生个人事业的成功。

### 从世界回归故土

杨先生下半生的学术历程,是与乡土之念和故国之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先生最初的计划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返回中国教书育人。因而他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初衷,他的这一决定既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带有颇多无奈的成分。但杨先生曾经一再申明:“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与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所以,他即便加入了美国籍,却始终打定主意,要帮助中国发展科技,要为中美两国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1971年7月15日,阔别中国二十六年之后,杨先生第一次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国内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既为新中国的发展感到欣慰,更为中国人自己制造出原子弹惊讶不已。多年以后杨先生这样解释道:“在我的父辈和我这一辈中国人长大的时候,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近代的先进武器。所以我由衷希望,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杨先生为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感到高兴。

自此之后,杨先生便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并于1977年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对于促

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999年,杨先生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在校方为他举办的荣休研讨会上,物理学家戴森高度赞扬了杨先生对于世界物理学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确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1997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杨先生随即发起并建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他捐款一百万美元,并亲自带研究生,做高等研究院的名誉教授。杨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名曰《归根》的小诗,诗中有“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的句子,表明了他为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甘当“指路松”的心愿。杨先生认为,清华园既是他幼年成长的地方,他最后的事业也在这里,将是他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2015年4月1日,杨先生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归中国国籍,了却了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做回中国人。对此,林开亮这样评价道,杨先生回国定居,并非简单的叶落归根、颐养天年,“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要在清华园干一番事业,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祖国”,可谓知者之言。的确,回国后的杨先生几乎把全部身心放在了清华园的科研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尤其难得的是,杨先生始终坚守学术本色,保持着一个学者的风骨和良知。比如,当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时,杨先生即力排众议,不惜得罪人也拒绝签名,因为他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首先考虑的是民生需求。陈方正教授所谓:“杨先生的身上,一半是热爱物理的心,另一半是热爱中国的心。杨先生的心愿不单是要做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这句话称得上是对杨先生一生的最高礼赞。

言及杨先生晚年的爱情生活,林开亮引用了德裔美国诗人乌尔曼的一首小诗《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梦想,炙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这其实正是林开亮将杨先生的传记取名为“归来仍是少年”的原因。

王森



郑逸梅在阅读书籍。

郑逸梅日记

北京出版社

《郑逸梅日记》书封。